

岁月不回头

杨辉隆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岁月不回头

杨辉隆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不回头/杨辉隆著 -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0.6

(三峡文学丛书/杨辉隆 冉晓光主编)

ISBN 7 - 80099 - 445 - 7

I. 岁… II. 杨…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6337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院 3 号楼)

重庆市万州精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105 千字 印数: 1 - 1000

ISBN7 - 80099 - 445 - 7/1.75

定价: 全套 84 元

本册 12 元



作者近照



目 录

不是恋歌

读懂父爱.....	(3)
母爱如磁.....	(6)
外 婆.....	(9)
我的伯父.....	(12)
舅 舅.....	(14)
真爱无欺.....	(17)
常忆着故乡.....	(24)
难忘那双光脚板.....	(27)
想念白帆.....	(29)
乌龙溪听瀑.....	(32)
我妻不化妆.....	(35)
吹竹笛的山里孩子.....	(37)
回来了,桔乡.....	(39)
行走的人生.....	(41)
古 井.....	(44)
古 渡.....	(47)

美丽的牵挂	(50)
-------------	------

山川走笔

春日踏碛	(55)
夔州石梯	(57)
石乳关看雾	(59)
瞿塘峡中凤凰泉	(61)
黄山纪游	(63)
雨中游庐山	(66)
夜游白帝城	(69)
天坑地缝行	(71)
夔门秋思	(74)
“八母子”情思	(76)
小寨天坑	(79)
游天鹅湖	(81)
轻舟慢游小三峡	(84)
游峨嵋山	(87)
在黄桷山庄品茶论诗	(92)



再走乌云村·····	(95)
三峡寻梦 不为告别·····	(98)

体验生命

永远的心痛·····	(103)
难忘那次尴尬·····	(106)
秋 夜·····	(109)
春雨潇潇·····	(111)
参军去·····	(113)
面对党旗·····	(115)
倾听蛙声·····	(117)
感受绿色·····	(119)
善待乡下人·····	(121)
秋 思·····	(123)
怀念一位老人·····	(124)
人父难为·····	(127)
诗人是什么东西·····	(129)
写诗与做人·····	(132)

生命,属于我的诗、母亲和爱人	(134)
学保尔还是学冬妮娅	(137)
现代鼠·富贵猫	(139)
小人之祸	(141)
签名赠书	(143)
女人如诗	(146)
扬起你生命的风帆	(149)

那年那月

初到林区	(153)
古城奉节茶飘香	(157)
日机坠毁奉节始末	(160)
元帅的夔州之恋	(163)
“人日”踏碛叩问孔明	(167)
后 记	(171)

不是恋歌



读懂父爱

在外工作了 20 多年，回老家的日子越来越稀少。每次回家探望父母，父亲总是格外高兴。临走时，父亲少不了拄着拐杖，送到门外，千叮咛万嘱咐，赶车乘船要小心啦，生活别太节俭啦……

其实，父亲年轻时是个很苛刻的人，对我特别严厉。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天，父亲突然心血来潮，用粉笔在一块洗衣板上写了“學習”二字让我认，我左思右想、左看右看也不认识。父亲拧着我的耳朵说：“读了两年书干啥去了，连‘學習’二字都不认识！”我自知书本里没有此字，到学校后把“學習”二字写给老师认，老师说这是“学习”的繁体字。我回家找父亲论理，父亲才知道委屈了我，但不肯当面向我认错，只是笑笑而已。可晚上，父亲在被窝里却反复抚摸我的身体，以示歉意。父亲对我的严厉有时似乎不近人情，我 20 岁那年，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李姓姑娘，双方父母均同意这门亲事。有一次，我到姑娘



家去多玩了几天，回家时姑娘又结伴相送，谁知刚一进门，父亲就喝令我跪下，而且当着姑娘的面。因此，我与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僵，甚至几天也不说一句话。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来到这个世界三个月，奶奶就去世了。家中一贫如洗，全靠老实巴交的爷爷给有钱人家打短工做零工养活姑姑、伯伯和父亲。在这样的家庭，父亲不仅身体瘦弱，而且到解放时，年满26岁的父亲还没娶上媳妇。解放后穷人翻了身，父亲不仅当了干部还娶了小他近10岁的母亲，从一般干部干到乡党委书记，然而文革期间，早已被罢官回家的父亲仍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望着台上被糊成花脸、头戴高帽、罚站独凳、弯九十度的父亲，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我的父亲还要苦心经营这个七八口人的家呀！

也许是人生的磨难造就了父亲坚毅的秉性；也许是生活的苦楚磨炼了父亲铮铮铁骨，父亲终究没有倒下——为了我们兄妹，也为了这个家！

然而，我真正读懂父爱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当我听到女儿考上重点高中的消息，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孩子犯了一个错误，我捶胸顿足；孩子生了病我更是焦虑万分。夜深人静，孩子们早已熟睡了，我在灯下爬格子，会突然放下手中的笔，走到孩子们的床前，为他们掖一掖被子，有时还情不自禁地亲亲他们的脸和手，每每这时，心中就会升腾起一缕幸福的感觉。原来，小时候，父亲对我的严厉是最深沉的爱啊！



与父亲相比，我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可能理性一些，但父亲对我的那份爱我是真切地读懂了。而今，我就像羽翅丰满的鸟儿，飞出了那个孵化我、抚育我的巢，可我又怎能忘记巢中还有老鸟啼血般的期待呢！

呵，我那与老母一起独守晚秋的父亲啊，我会一年给您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母爱如磁

我有一个天下最严的父亲，也有一个天下最慈的母亲。尽管自己早已进入“老爸”的行列，母爱对于我仍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时时刻刻吸引着我、召唤着我。

自从参军离开母亲，退伍后又多年蜗居小城，这种生活仿佛束缚了我的天性。时间稍长，那思念母亲的心和从小习惯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就会默默地反抗，于是就“请示”妻，一经踏上回家的路，脚下如飞，满心满眼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对故土对母亲的渴念。啊，母亲，我回来了！

在母亲心里，只有父亲和我们兄妹六人，或者说在她的感情世界里，丈夫重于一切，儿女重于一切。儿时，我若犯了错误，父亲总少不了训斥甚至打骂，而每次都是父亲举起的棍子快要落在我身上时，母亲就像救星一样出现了。她接过父亲手中的棍子、善意地批评我一番后，又转而说服父亲：孩子做错事要耐

心教育，不要动辄打骂。父亲会在母亲的劝说下消下气来，而我在母亲的“庇护”下，一次次逃过父亲的棍子。记得有一次，同村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欺负我，我一气之下，把他家的一块包谷苗拔了个精光。正值“文革”斗“走资派”期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这家人当天就给我父亲贴了大字报，硬说是“走资派”唆使孩子破坏生产。没想到父亲这次却少有的冷静，并不打骂我，只是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叹气。而正是这一次，母亲却生平第一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而且比父亲手还重。我的屁股被打得几天不能落座，手板肿得不能写字。母亲边打边哭，她说，孩子啊，你真不懂事，明知你爸挨批斗，你还要给他添麻烦，叫他如何过关？我是打在你身上，痛在妈的心上啊！为平息事态，母亲硬是拉着我，自己背上一袋黄灿灿的包谷，上那家人的门赔礼道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民都吃集体伙食团，我家因有年迈的爷爷不能饿饭，每月的饭票总是差一截。父亲在公社一个月也只有十几斤粮食，他又清正廉洁得很，除自己从牙缝里省一点让我到公社机关食堂进餐外，家里沾不了他的什么光。那时我刚入学，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我面黄肌瘦，无精打采。有一天，夜已很深了，母亲把我摇醒，朦胧中我嗅到了久违的肉香，顿时，精神大振，心想半夜三更，母亲从哪里搞来的肉呢？问母亲，母亲不语。我顾不了许多，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小碗，母亲又让我喝了一碗汤，才告诉

我，是她从生产队的保管室里打了两只大老鼠给我补补身体，好让我能坚持上学。啊，母亲，这件事我是终生难忘呵！

时间过得真快，像流水似的，一眨眼，40年就流没了，我的脸上已出现了皱纹，整个儿就像30年前的父亲一样，而母亲真的是老了，可她仍在为年迈的父亲和儿孙们操劳。

为给母亲一些欢乐，我每次回家后都不离母亲身边，与她唠嗑，给她讲外面的故事，还挽着她在房后的小山坡上走走，看日落日出，听各种昆虫和小鸟的鸣叫。每每这时，我仿佛回到了童年，与母亲同枕，听她讲红毛野人的故事，而再次感受到依偎母亲身旁的幸福。

外 婆

外婆去世 16 年了。16 年来，我无时不在怀念外婆，不论是醒着还是在梦里。

外婆去世那年，我还在外谋生，因而没能在她的坟上垒一抔土，也未能在她的灵堂前烧一炷香，当我得知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已是半个月的事了，我悲痛万分，在遥远的川西高原，我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那是故乡的大致方向，也是外婆劳作终生的地方啊，我跪在坚硬的冻土上，痛哭了一两个小时。

外婆在世时，她是故乡的代名词，每次思念故乡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外婆。因外公排行老二，外婆也就成了二嫂、二婶、二伯娘、二奶奶，仿佛她的姓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也从未有人叫过她的姓名。外婆姓黄，是我入团时，写信问父亲才知道的。世上不少大人物，他们的名字被千人呼万人唤，所以成了大人物，外婆尽管没人唤她的名字，但她含辛茹苦，勤俭持家，老实本分，谦让有礼，获得了邻里的尊敬，所以，她